

通志經解





春秋集解卷第十九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襄公

名午成公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

凡書邾小邾公並作

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氏傳非宋地追書也

杜氏注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作春秋追書繫之宋

於

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公羊傳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夏晉韓厥

公作屈

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

公作

邾

人杞人次于郕

公作合

左氏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郕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郕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爲之援

杜氏注郕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武夷胡氏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郕此皆放於義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爲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其目是以與楚而

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氏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襄陵許氏曰楚人侵宋攻晉所救而諸侯之師卒不動則有以量楚力之所至矣

九月辛酉天上崩

邾

公作邾婁子

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杜氏注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罃來聘

泰山孫氏曰天王崩邾子來朝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皆不臣也

武夷胡氏傳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注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氏傳鄭師侵宋楚令也

襄陵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櫬以自爲櫬與頌琴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

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杜氏注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左氏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

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

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

鄭伯踰卒

襄陵許氏曰鄭之託國於楚夫豈以中國爲終可畔

旣蒙其德遂不可反是以君子慎謀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公作邾婁人于戚

左氏傳鄭伯賂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

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杜氏

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

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

唯鄭螢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

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豈唯寡君賴之

蘇氏曰鄭雖以叛中國為罪而伐其喪非禮也

呂氏曰衛不稱師將師少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注齊諡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左氏傳穆叔聘於宋通嗣君也

杜氏注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公作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公作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氏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

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伊川先生解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責其不能有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而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之於鄭也

劉氏傳此鄭虎牢也曷爲不繫之鄭取之矣非鄭地也何以非鄭地鄭不式命地非其地也不式命多矣曷爲獨惡乎鄭賢晉悼公也以晉悼公爲霸則宜取乎鄭者也

武夷胡氏傳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爲成臯今爲

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申之累上奈何嬰齊也壬夫也申也三人者執楚國之政公子申賄而專嬰齊壬夫畏其偏也而殺之是君與臣同國之道也

襄陵許氏曰嬰齊壬夫躬執楚政惡申之偏以政殺之故稱國焉罪累上也著楚之所以不競於晉也二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氏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杜氏注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左氏傳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蘇氏曰晉悼公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公作邾婁子齊世

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氏傳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彤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尹川先生解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杜氏注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同盟或以爲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於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

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陳侯使表僑公作僑如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

左氏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表僑

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陳請服也

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

陸氏纂例啖子曰不召而自來諸侯既盟表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也

劉氏意林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於其君之詞也異乎湟梁湟梁者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

三百六十四
泰山孫氏曰先言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
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次言陳侯使
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
盟者此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也諸侯既盟而陳
袁僑至無盟可也己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
大夫強諸侯始失政也故十六年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澠
梁戊寅大夫盟不復言諸侯之大夫不復言諸侯
之大夫者政在大夫故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
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子之言非獨魯也滔

滔者天下皆是也

呂氏曰諸侯已盟大夫無所用盟今以袁僑故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是政在大夫也至於澠梁之
會則曰戊寅大夫盟又無故而然也言大夫之寢
強也至宋之會則大夫自盟而諸侯不往矣言君
臣上下之失其所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氏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
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氏傳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繫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武夷胡氏傳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

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遜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諛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公作弋下同氏薨

左氏傳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槨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槨季孫不御

杜氏注御止也
傳言遂得成禮

杜氏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公作弋

杜氏注踰月而葬速

襄陵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志

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比踰月而葬蓋禮略也

冬公如晉

左氏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左氏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氏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杜氏注鄭僖公初即位

叔孫豹鄆

穀作繒下同

世子巫如晉

左氏傳穆叔覲鄆大子於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

鄆世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劉氏傳此鄆世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鄆請於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鄆曷為為附庸於魯鄆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鄆失正矣天

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

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如此春秋蓋傷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公穀作稻

左氏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杜氏注善道地闕

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秋大雩

左氏傳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壬夫之累上奈何前此者陳鄭去楚即晉楚人伐之不服媾之不可楚子怒曰壬夫實侵欲焉乃殺之是遷也然則

壬夫之罪何壬夫之爲人臣也怙勢而懷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穀作鄫人于戚公至自會公作邾子滕子

左氏傳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

伊川先生解吳來會非爲主

武夷胡氏傳吳何以稱人案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

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冬戍陳

左氏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

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何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故言我也

高郵孫氏曰不曰諸侯者諸侯歸國而後遣戍但見我戍之往不得以諸侯言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公穀有莒

左氏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穀梁傳公至自救陳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氏傳季文子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左氏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
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
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
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穀作
繒

左氏傳鄆恃賂也

呂氏曰莒鄆小國而自相滅亡晉悼公為時盟主亦

莫之恤蓋當是時禮義衰絕之後滅國弑君世所
謂大惡者皆目見之熟不以為甚異故雖晉悼號
為賢君為諸夏宗亦莫能正也嗚呼天下之禍莫
大於目見之熟而遂以為常事而不顧也

冬叔孫豹如邾公作
邾婁

左氏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杜氏注平四
年狐駘戰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
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氏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於郕

公羊傳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郕子來朝

左氏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傳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

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小邾

公作邾婁

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左氏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殺故季氏城費

武夷胡氏傳費季氏邑也案左氏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也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左氏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襄陵許氏曰此書滕邾小邾來朝而志卿如邾如晉如衛衛來拜聘著朝廷之間交際之文則從矣

八月螽公作螽

襄陵許氏曰昭伯南遺實敝公室以強季氏國之殘也故螽生之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婁子于鄒

左氏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鄒以救之

杜氏注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鄒鄭

地

鄭伯髡頑

公穀作原

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鄒

公穀作操

左氏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

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

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

于鄒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

鄒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於諸侯簡公

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

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

爲不言其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

鄭伯將會諸侯于鄒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

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於是弑之未見

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傳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

君也

武夷胡氏傳案鄭僖公三傳皆以爲弑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瘡疾赴也公羊則曰爲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弑而可以僞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然則弑而書卒二傳以爲爲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

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於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之君吳餘祭則以親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鄒則是貴禮義爲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爲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於境內
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弒而隱之也卒
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而公穀之義精矣存
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

陳侯逃歸

左氏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
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
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
二圖陳侯逃歸

武夷胡氏傳穀梁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一一

年諸侯戍陳今楚令尹求伐諸侯又救之亦旣勤
矣爲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
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
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
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
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
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公作濕

左氏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

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公作邾婁人于邢丘

左氏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諸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

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泰山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

武夷胡氏傳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

後此八年湔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鄙田

襄陵許氏曰莒人恃遠滅鄆伐魯以奸齊盟而霸討弗及間晉方患秦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驍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驂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知武子使行人子貢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

春秋左傳卷十九
三十一
三
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
圖之

武夷胡氏傳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
曰有唯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熏鬻勾踐
事吳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
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
仁賢明其政刑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
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
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
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

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
爭鄭自茲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
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又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
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
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

九年春宋災

公作火
穀作災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常事不書反常則書故其書
災異可知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書災者一十有二

未嘗有曰火者火則人爲之也人爲之者又悉書之春秋豈勝紀哉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穆姜薨於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姜

杜氏注四月而葬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氏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

鄭從荀營士勾門於鄭門杜氏注三衛北宮括曹人

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杜氏注二滕人薛人從

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杜氏注三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

斬行栗杜氏注三甲戌師於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

盛饌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

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

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

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四十八
春秋左傳卷之六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
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於戲鄭服也將盟鄭
六卿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
此盟公子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
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
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
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
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
爰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

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
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
鄭何必今日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
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次
於陰口而還

杜氏注戲鄭地

武夷胡氏傳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
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
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
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秋集解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婁下同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

滅偃穀作陽

左氏傳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夏四月戊午會于

柤杜注經書春始行也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

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

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
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
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
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
五月庚寅荀偃士勾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
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晉以偃陽子歸
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
族嗣納諸霍人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劉氏權衡曰穀梁曰外之也非也會于戚在何不外之乎會于申淮夷亦在何不外之乎

杜氏注祖楚地偃陽妘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

呂氏曰中國諸侯往與吳會宜示以禮義明以三制
以同獎周室遂滅偃陽不道甚矣

公至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
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
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氏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於訾母庚午圍

宋門於桐門

晉師伐秦

左氏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十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婁下小邾同子齊世子光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己酉師於牛首

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

改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穀作斐公子發公孫輒

左氏傳初子駢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

車子駢為田湍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杜氏注八年子

駢所殺公子熙等之黨於是子駢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

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

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駢

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

伊川先生解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失刑政

武夷胡氏傳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却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鑒也
成鄭虎牢

左氏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

武夷胡氏傳虎牢之城地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

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左氏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驕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

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避楚侵鄭不書諱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氏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

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杜氏注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

不入者倍征杜氏注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孟氏使

半為臣若子若弟杜氏注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

盡為臣杜氏注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杜氏注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

杜氏注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武夷胡氏傳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

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

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

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

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

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

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兵卒還於邑將皆

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係也文宣以來政

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

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

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

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也春秋書其

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

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呂氏曰三軍舊制也數不必常以示稱也今魯無事而用常制勞民費財不尚德而覲武亂所由作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郊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傳鄭人患晉楚之故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夏鄭子

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公作邾妻下同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瑱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公穀作京城北

左氏傳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

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蕘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惡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

伊川先生解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杜氏注亳城鄭地

公至自伐鄭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氏傳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左氏傳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伊川先生解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之反覆可知
鄭又服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
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

杜氏注蕭魚鄭地

劉氏意林會于蕭魚鄭伯如會歟則宜以如會書乞

盟歟則宜以乞盟書今一皆沒之獨稱會何哉曰
春秋嘉善矜不能而成人之美悼公之服鄭也有
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
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
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
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
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
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壹故略其文以見其
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故以戰伐爲事者殘人
民敝財用未必能下敵也以盟誓爲信者繫犧牲

費辭令未必能合衆也今示以救災恤禍亂同
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爲天下豈可以詐力哉
蘇氏曰鄭與會也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自是
晉楚爭鄭五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
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
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
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伊川先生解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高郵孫氏曰春秋書至者或以前事或以後事蓋皆
擇其重者伐鄭重於同盟則至以伐會而得鄭重
於徒伐則至以會蓋皆其重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氏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太宰
石彘如楚告將服於晉楚人執之

杜氏注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言爲不使事
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

襄陵許氏曰書執良霄見楚力盡於是矣

冬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
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
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
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穀作郚
下同

杜氏注琅邪費縣南有台亭

泰山孫氏曰莒背蕭魚之會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公作
運

公羊傳大夫無逐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杜氏注鄆莒邑

泰山孫氏曰季孫宿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季孫宿
帥師救台遂入鄆專也

武夷胡氏傳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
夫無逐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
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
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
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
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夫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公作彭來聘

左氏傳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襄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矣詩曰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聞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氏傳吳子壽夢卒

襄陵許氏曰楚自共王以後不大為中國患者以壽

夢總兵而議其後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以報

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拜上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郛公作詩

左氏傳夏郛亂分為三師救郛遂取之

杜氏注郛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郛亭

劉氏傳郛者何附庸之國也

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不報魯取郛不

討取無大亂而已

三百卅一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氏傳秋楚共王卒

冬城防

左氏傳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滅武仲請侯
畢農事

襄陵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邾以爲利
城防以爲安而已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左氏傳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
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
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
大敗吳師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
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陸氏纂例趙子曰魯書二卿志非度也

武夷胡氏傳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
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免叔老
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
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爲得哉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公作鄭公

孫薑曹人莒人邾公作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
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驥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
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鄭司馬子驥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棧林不
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

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

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己未衛侯公作衛出奔齊

左氏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

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

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

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

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

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立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齊人以邾寄衛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杜氏注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

劉氏意林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剽已立矣而衍不名何邪曰春秋雖亂世君不君臣不臣至於劫奪之禍尚皆有緣而作窮惡極亂猶不爲也今剽以公

族秉國政交於諸侯有日矣親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絕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剽篡國而衍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稱子而剽稱侯稱子者讓之意也稱侯者篡之實也故曰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爲春秋者安可弗察邪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

三百八十八
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爲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衍出奔使宗祝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

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氏傳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左氏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一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氏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杜氏注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

杜氏注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臨之

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

杜氏注劉采地夏名也

泰山孫氏曰劉魯地

高郵孫氏曰天子無親逆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

書逆王后者二祭公行得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

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而譏之也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周王十三其逆后者惟二是知非禮則書

之也

武夷胡氏傳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

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

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婚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呂氏曰春秋之世天子諸侯皆無力於爲善之意委靡不振亦任之而已爾劉夏士也而使逆后其違禮而無爲善之意可知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左氏傳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呂氏曰救成至遇不敢進也畏齊如此而無強自爲善多進善人以立其國之意襄公之不才亦可知也又曰成郭壞而城之苟完而已當世君臣所以爲國者如是而已寧有遠慮乎

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城邑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爲知矣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由不能救故成郭見壞而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左氏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成襄失政大夫並竊國靈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則是無故民分於三桓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左氏傳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宮烝於曲沃

杜氏注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

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杜氏注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湫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泰山孫氏曰案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言諸侯之大夫此直曰戊寅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也至于湫梁則又甚矣湫梁之會政在大夫也政在大夫故不言諸

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之大夫者大夫無諸侯故也湫梁晉地

高郵孫氏曰論語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孔子之所謂十世則隱桓之時也所謂五世則宣成之時也春秋始隱桓天下之禮樂征伐出於諸侯而王道絕矣宣成以前諸侯之大夫尚多稱人宣成以後魯宋齊晉蔡衛陳鄭八國之大夫會盟侵伐名氏悉書無復更稱人者於

時六卿專晉三桓擅魯齊之政出於崔高衛之政歸於孫甯天下諸侯之國政無不在於大夫者孔子傷之始於隱桓而春秋作隱桓至於襄昭凡十世矣

蘇氏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於匡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諸侯既會將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則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可矣獨書曰大夫盟何也荀偃怒而使大夫盟高厚欲以強服諸侯則政

在大夫也自是晉政在六卿故獨書大夫盟言無君也

武夷胡氏傳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

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氏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劉氏意林晉人知莒子邾子之可以討矣而未知己之不可討也用亂治亂用不肖治不肖禍乃始作非正本之意也沈同問孟子燕可伐與孟子曰可沈同伐燕齊人以孟子爲勸之也孟子曰可彼如曰孰可伐之則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爵猶殺

人者而問曰人可殺與亦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殺之則將曰爲士師者可殺之今以燕伐燕曷爲勸之哉夫孟子可謂知本矣

泰山孫氏曰晉平湟梁之會方退執莒子邾子以歸又不歸於京師非所以宗諸侯也

高郵孫氏曰僖二十一年諸侯會楚執宋公經不再言楚人執之所以罪中國之諸侯從盟主以會楚子楚執其盟主而諸侯會于湟梁將以號令而安之也會而執二國之君春秋罪之故曰晉人也楚夷也晉中國也夷則不責中國則責之有知與無

知者異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傳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

人歸諸侯

杜氏注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

鄭子驕聞將伐許遂相鄭

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

杜氏注從公歸

齊子帥師會晉

荀偃夏六月次於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襄陵許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者臣不可過君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氏傳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

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氏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

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

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公穀並作矰卒

杜氏注宣公也

宋人伐陳

左氏傳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邛卑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氏傳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餅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公作桃高厚公穀作齊厚帥師伐我北鄙

圍防

左氏傳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

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

松耶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

復齊師去之

杜氏注桃魯地弁縣東南有桃虛

泰山孫氏曰案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六年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此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

厚伐我北鄙圍防三年之中君臣加兵於魯者四

此齊之不道亦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氏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吳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
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
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瘐狗
瘐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一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襄公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左氏傳春白狄始來

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氏意林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相朝者考禮
正刑一德以尊王室為之也是以春秋亦予其朝
夫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
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予其朝

不予其朝者懲淫慝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為曹故也

杜氏注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

衛孫蒯淫獵於曹曹人閉門詢之孫蒯怒使石買帥師以伐曹曹人訴諸晉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為惡矣而未能知孫蒯之逐其君為惡也蒯者曷為者也孫林父之子也是始惡於君而逐之

秋齊師

穀作侯

伐我北鄙

襄陵許氏曰齊人四年之間五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氏傳秋晉侯伐齊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淝梁之言
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范宣
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
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
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
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
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
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

顧明

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

欒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

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款雍門齊城門己亥焚雍門

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

木壬寅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

郭榮叩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抽

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伊川先生解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劉氏傳會者聚辭也既曰會矣又曰同圍齊何同圍
之者猶曰環之也環之者何不通也諸侯之軍四

分或焚其郛或攻其門譬如棲之者然此蓋伐也
曷為不言伐圍不言伐也

泰山孫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故諸侯同圍之言
同者諸侯同心疾齊也

武夷胡氏傳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
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
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
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
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
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
謂矣尚誰對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
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
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
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
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

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
以無害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驕伯有子張
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
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
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蒍子馮公子格率
銳師侵費滑胥靡獻於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
至於蟲牢而返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
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公作阿

左氏傳春諸侯還自沂上盟於督揚曰大母侵小

督揚即祝

也柯

杜氏注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

高郵孫氏曰諸侯已圍齊而為祝柯之盟不序諸侯
者前目後凡也

晉人執邾子

左氏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
邾人伐魯晉人疾焉執其君以劫其地然則曷為
不言以歸舍之也曷為舍之未得其地故劫之已
得其地故舍之

公至自伐齊

劉氏傳此圍也其以伐致何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
取邾田自漵水

左氏傳遂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漵水歸之於
我

杜氏注取邾田以漵水為界也漵水出東海合鄉縣
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泰山孫氏曰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
內也自漵水者隨漵水為界也

蘇氏曰成二年晉人敗齊於鞏使齊人歸我汶陽之

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
於邾故書曰取邾田自漵水言非魯地也

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季武子如晉拜師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氏傳晉欒魋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杜氏注
經書夏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公作
環卒

左氏傳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

經書七
月辛卯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氏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

杜氏注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

陸氏纂例士匄聞齊侯卒乃還

皆不當更往

又並合禮故曰還事畢也善辭也

還例見莊八年宣十八年

劉氏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古之為師也不伐喪
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
之可也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後稱其義也非
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
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

焉子之事親也凡在家無專焉臣子大節也

蘇氏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有
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矣

常山劉氏曰天下無王諸侯擅命征伐各自己出利
人之難以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比比而是而士
匄乃有惻隱之心愍人之患還師不侵豈不善乎
武夷胡氏傳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氏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驥聲姬生

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高厚之累上奈何齊靈公廢大子光以牙為大子高厚傅之靈公疾崔杼微逆光靈公卒光即位於是殺高厚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公作喜

左氏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武夷胡氏傳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左氏傳城西郭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氏傳齊及晉平盟於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

杜氏注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襄陵許氏曰宣十五年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五年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襄十九年書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以見政在大夫列國之事

如此非正也故屢譏之

城武城

左氏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杜氏注泰山南武城縣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公作邀下同會莒人盟于向

左氏傳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

故也

杜氏注向莒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杜氏注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

田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公作帥師伐邾

左氏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

伐邾以報之

泰山孫氏曰仲孫速背澶淵之盟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穀作濕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氏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

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

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

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

死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公子燮之累上

奈何蔡莊侯欲受盟於晉未能行而卒公子燮請

從先君國人不欲於是殺公子燮請從先君何以

為有罪非其力也而任之非其民之欲也而強之

燮之智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武夷胡氏傳公子燮謀君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

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

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

公穀作光

出奔楚

左氏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愬諸楚曰與蔡

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

也親而奔之惡也

陸氏纂例稱弟者罪其兄也非兄之罪則曰公子

叔老如齊

左氏傳齊子初聘於齊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氏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謝十八年伐齊之師潞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氏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

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

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

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盜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

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
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
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
也又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
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
也

杜氏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
顯閭亭

陸氏纂例以地來奔即叛也

陸氏微言不言叛爲內諱也受叛臣非也故諱以示
譏也

武夷胡氏傳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
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莒
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
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
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
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
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及者庶其之私邑所
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

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爲不可受而況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襄陵許氏曰書以邑奔邑叛自襄始大夫盛強故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計也懇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

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劉氏意林不以范句逐之爲文而以盈之自出爲說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句不得逐矣句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得治也詩之首周召書之首堯舜皆從此生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道之始閨門之內易曰閑有家悔亡家

之不閑悔不亦宜乎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陵許氏曰日比年食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曹伯來朝

左氏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婁子于商

任

左氏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

杜氏注商任地闕

蘇氏曰錮欒氏非禮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

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臣私相忌惡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蔽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為古今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而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欒氏傳不誣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三月十三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杜氏注子叔齊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氏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武夷胡氏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埽其社稷不係累其子

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敕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也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氏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境

蘇氏曰追舒爲令尹寵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

楚人患之故誅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勾卒

左氏傳春杞孝公卒

夏邾皐

公作皐穀作界

我來奔

杜氏注界我是庶其之黨

泰山孫氏曰此言邾皐我來奔者惡內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公穀作光自禁歸于陳

左氏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

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

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

寅楚人納公子黃

穀梁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

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劉氏傳稱國以殺其大夫者罪累上也慶虎之累上

奈何慶虎爲無道暴蔑其君而去其親慶虎之爲

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暴虐其君而去其親

三年國幾亡者陳侯則實使之也其言及慶寅何以罪及之也寅慶虎之族也

武夷胡氏傳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譜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呂氏曰慶虎慶寅之罪不等故言及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氏傳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

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宣子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遂超乘驅之宣子逆諸階賂之

以曲沃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
鞅用劔以帥卒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劉氏傳曷為不言叛不言叛者非叛者也其非叛奈何劫眾以敵君則亂而已矣

蘇氏曰不書自齊何也齊之納盈非以兵明納之也辟如盜賊私納之耳故不書自齊

武夷胡氏傳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

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大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氏傳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崔杼諫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齊

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郛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公穀作渝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杜氏注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凡言救者救急之名不當次止也僖元年次于聶北救邢本次止而遙爲邢援故先書次後言救譏其失救急之義也今此君命往救晉豹畏齊而次故上言救晉以明師出本意

是先通君命也言君本命往救而豹自次止所以不譏君而罪豹也

高郵孫氏曰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強大夫帥師救之而次焉聶北之次先次後救可救而不救則罪重也雍榆之次先救後次欲救而力不能有罪而猶輕耳春秋之義次皆有罪於次之中有足矜者雍榆之次是也

己卯仲孫速公作邀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氏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臧

紂爲立之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
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
孫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
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
側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遂
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曰季孫之愛我
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夫石猶生我疢之美
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
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

戒冬一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
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
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紂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左氏傳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公羊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穀梁傳惡之弗有也

不言殺其大夫是不有之以爲大夫

泰山孫氏曰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也稱
人以殺從討賊辭

齊侯襲莒

左氏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

退莒子獲杞梁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

陸氏纂例趙子曰掩其不備者曰襲

高郵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書曰齊侯襲

莒蓋侵伐之中而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氏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左氏傳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

年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於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傳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蘧啓疆如

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公作儀陳儀

左氏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蘧啓疆帥師送陳無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氏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襄陵許氏曰鍼宜咎之事無聞焉爾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已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叔孫豹如京師

左氏傳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

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暵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

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

塗弛侯廷道不除范氏注廢侯不燕射百官布而不制范氏

注官職修列不可闕廢不更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武夷胡氏傳古有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
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
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
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
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
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
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傳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
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

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

日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氏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
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
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
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
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
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
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甲與公踰牆又射之中股

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
伊儻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
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
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晏子立
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君人者豈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
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
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之興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
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

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大史書曰崔杼弑其
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
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旣書矣乃
還

武夷胡氏傳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
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
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
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
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
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

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之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公作陳儀下同

左氏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

皆有賂晉侯許之

泰山孫氏曰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是也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

武夷胡氏傳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

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帥

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繫而見子美入數俘而出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泰山孫氏曰前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故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氏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

可以弭

伊川先生解諸侯同病楚也

杜氏注重丘齊地

武夷胡氏傳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
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
衛獻公入于夷儀

杜氏注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衍失

國使衛分之

武夷胡氏傳鄭伯突入於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
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
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
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
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
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
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剝復歸於衛然後書名此聖
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此類是也

呂氏曰二十五年夏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此衛侯即剽也衛侯入于夷儀即衛也不嫌兩君名實相亂乎曰衛雖無道然非臣下所當逐則剽亦非臣下所得立故衛入夷儀也不名以正其名於其復歸則正其失地之罪名之然則鄭伯突入于櫟何以名曰突不當立者衛當立者衛當立者故入夷儀不名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氏傳二十四年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

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舒鳩子請受盟二十五年秋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又離城吳人救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

鳩

冬鄭公孫夏

公作

帥師伐陳

左氏傳冬十月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

公穀作謁

伐楚門于巢卒

左氏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

隱於短垣以射之卒

穀梁傳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
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
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
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杜氏注過諸樊也

劉氏傳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爲之釋甲入國則
不馳古者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死而不義者皆
畏之類也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二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襄公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
父入于戚以叛

左氏傳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
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
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
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
卒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

之大叔文子聞之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
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
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
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妣強命之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
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子鮮不
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收由甯氏
祭則寡人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
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
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

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孫林父以戚如
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
侯入

杜氏注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爲叛也

劉氏傳不與剽得兩君之名則其曰衛甯喜弑其君

剽何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弑焉

劉氏意林甯喜弑其君剽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
大臣乎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

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此論之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弑因己而立後雖悔之不可長也里克趙盾寧喜之貶不亦宜乎曾不如公孫寧儀行父之猶有益於其君也又況商人陳乞之懷惡以濟逆者乎大商人陳乞懷惡以濟逆與里克趙盾寧喜之事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也以謂君臣之間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也

武夷胡氏傳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末減矣亦以弑其君書何也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於術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棊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爲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加肅況私意邪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

言矣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武夷胡氏傳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疚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爲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氏傳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召公爲澶淵會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穀作

左氏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曰棄平公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

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劉氏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武夷胡氏傳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

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晉人執衛甯喜

左氏傳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陸氏纂例殺其君剽故也

劉氏傳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云爾非伯討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左氏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奭公作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泰山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錯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自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穀作出奔晉

左氏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

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
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
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欲亡懼不免且曰受命
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
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
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
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終身不仕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
信者言君本使專與喜為約納君許以寵賂今反殺之獻公使專失信故稱弟見獻公之惡也故出奔晉織
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甯喜弑君曷為
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不君剽之立不成其弑之名
也甯喜納衛侯則衛侯曷為殺之喜也專衛侯也
驕是以反其初言而殺之

高郵孫氏曰甯喜弑賊也弑剽而歸衛侯德喜
之迎以反國復用之為大夫未嘗奪其位喜既見
執而歸衛侯乃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者然衛侯
殺之不以其罪故書曰殺其大夫也晉里克弑卓
子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亦曰殺其大夫也晉
侯夷吾衛侯衎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

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春秋以其事同書之亦相類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戌言於晉丁卯

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庚辰子木至自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

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武夷胡氏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面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眾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

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劉氏權衡曰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

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乎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氏傳二十有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

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弗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

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

子之子之慶舍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今無求寵於慶氏欲為莊

公報冬十月慶封田於萊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

慶舍泣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

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

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

十一月公如楚

左氏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泰山孫氏曰公朝楚者桓文既死夷狄日熾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夷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氏傳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十二月王人來告喪

杜氏注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左氏傳楚康王卒

武夷胡氏傳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
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
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呂氏曰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閏月之驗然不
書閏者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
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則故不必每月發傳
此范甯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蓋
預專據左氏說經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
策常體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氏傳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
親禘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
至於西門之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
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
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
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
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秋爲臣子
免錄也

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矜君之意義也

劉氏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公也未有言存公者其曰存公何公之在楚則殆乎不得反矣國非其國也公之在楚則曷爲殆乎不得反國非其國季武子居君之位攝君之祭國人屬焉取卞以自封使公治告於楚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公曰是疏我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榮成伯強之乃歸故曰公在楚無魯之辭也武夷胡氏傳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

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泰山孫氏曰公留於楚者七月

庚午衛侯衎卒

闔弒吳子餘祭

左氏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刀弑之

公羊傳闔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闔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闔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闔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闔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闔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泰山孫氏曰闔門者不言盜者闔微於盜也不言殺者明弑有漸也微者猶言弑吳子餘祭況大者乎則知為人君者雖一介不可慢也故曰闔弑吳子餘祭以惡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公作儀鄭公孫有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氏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

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

武夷胡氏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刺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於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襄陵許氏曰齊桓城邢城衛而諸侯歸心焉晉平城

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攜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左氏傳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賤其用夷禮

吳子使札來聘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

公羊傳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

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

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弟兄迭為君

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
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
亡焉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
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
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
也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
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
成尊於上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氏傳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
北燕乙未出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襄陵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奈
何止則為大夫而放於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
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范叔士鞅也
此年夏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公作來聘

左氏傳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氏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於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

公穀無宋字

伯姬卒

左氏傳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婦人以

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高郵孫氏曰伯姬之行蓋婦人之伯夷也

武夷胡氏傳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

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

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

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
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大王殺其弟佞

公作年

夫王子瑕奔晉

左氏傳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

蔦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穀單

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

穀梁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杜氏注稱弟以惡王殘骨肉不言出奔周無外

劉氏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此其為甚之

奈何僖括將作亂立佞夫佞夫弗知王誅僖括也

并殺佞夫非親親之道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

穀無宋字共姬

左氏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耳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氏傳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

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三十年秋鄭伯有耆酒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於子皙氏伯有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

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
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
產縶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
側者旣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
曰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良霄汰侈者酒諸大夫皆惡之
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
鄭以伐公門弗勝死於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
絕也若宋魚石晉欒黶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
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

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
非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
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
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
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旣而無歸於宋
故不書其人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伊川先生解左氏傳叔孫豹會晉趙武而下諸國之卿既貶魯卿諱而不書

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其言所爲何譏何譏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

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劉氏意林宋災故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慮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爲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一子弑父二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之哉

武夷胡氏傳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

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徧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爲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爲輕弔生而歸賻爲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爲徧刺天下之諸侯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

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無君

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是故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武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乎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穀梁傳楚宮非正也

杜氏注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泰山孫氏曰非正也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呂氏曰不薨於路寢已非正也而又薨于楚宮若襄

公者可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氏傳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

野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姊齊

歸之子公子稠

杜氏注不書葬未成君

泰山孫氏曰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

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武夷胡氏傳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

己亥仲孫羯卒

左氏傳己亥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左氏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

劉氏傳諸侯之喪諸侯會之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伊川先生解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弒也故書國人

武夷胡氏傳經以傳爲案傳有乖謬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旣立展與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爲以字爾左

氏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
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授日月既久寢
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
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
君密州獨依經之所書以證傳之繆誤可也而傳
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
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
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可也

